

穀梁補注

冊四

穀梁補注二十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二十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補曰此本公羊杜預與介葛盧同直言白狄更劣於介白狄子不得以名

通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

補曰怨接於上者公羊云以其事執是也疏曰稱人以執是執有罪范云使人者明罪在君上非謂罪晉也文烝案范用左傳也稱

人執有罪昭八年傳文也此發行人例與襄十一年傳互相備疏云嫌晉與楚異故重發非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

補曰許翰曰齊人四年之閒五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胡

安國曰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撰異曰左氏公羊皆作齊師左傳曰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

補曰月者為下卒起或順病文而盈之

非圍而曰圍

據實伐補曰疏曰知非圍者以下十

九年致伐不致圍文烝案公羊釋致伐曰未圍齊也注以曰圍斷句非也當讀至下齊字為句齊有大焉亦有病

焉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補曰注非也齊字當上屬有大焉者謂有大齊之辭有病焉者謂有病齊之辭皆謂經之立文也言所以非圍而謂之圍齊者是

非大而足同與

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

與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大意也言若非以大齊之辭稱圍則何足言同歟方欲言同為特文故大之言圍也若言同伐齊則不

可矣傳與字各本誤作焉涉上二句而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諸誤今依音義楊疏唐石經余本改正

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為大國所讐則亦病矣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病意也如上所云所以大齊者為欲言同故耳非實欲大

齊也言同者以明諸侯同罪之許翰曰言得罪於天下也是也夫齊亦一國今乃為天下所同罪則齊亦病矣故曰有大齊之辭亦

有病齊之辭也經之此文專以書同見義伐齊而書同猶外楚而書同皆為特筆既書同以見其義則宜書圍以盈其辭此傳六句

曲盡經旨特以文義深奧故自注疏以來莫能通其說惟王引之說此大概近是今取其說而增改焉王氏又引僖六年傳病鄭也

著鄭伯之罪也以為文義略與此同亦足匡范之失公羊曰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與傳意亦相近

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

補曰重發例故省傳曰之文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補曰注上句本杜預齊不與

盟與諸鄭事異也下年盟澶淵始有齊左傳又謂是年十一月齊晉盟于大隧○撰異曰柯公羊作阿

晉人執邾子

補曰晉侯稱人者邾有罪

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京城北之類是盟不復

伐者則以會致

會于蕭魚之類是

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

怪不以會致補曰常例二事偶

亦當以後事致傳不言者伐齊自是大事不嫌當致會故據京城北蕭魚之例以問

曰非也

不復伐齊補曰下文獨衛伐齊

耳士勾還師又不成伐

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

地同與邾圍齊而晉執其君魯取其地此與盟後復伐無異補曰明以有執君取地之事故雖盟後實不復伐而從盟復伐則以

伐致之例乃又合於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也此與柯陵致會適相反彼當致伐而致會此當致會而致伐也疏曰據此傳文事

實在邾不關於齊而以伐齊致者以明既盟之後執君取地與盟後復伐無異故託事以見意罪晉執君惡魯取地也劉敞曰齊人

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甚焉交譏之謝湜曰以義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疆以亂繼亂而已黃震曰晉

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以歸魯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文烝案諸執諸侯稱人以執者較稱爵斥執為愈其實

亦非全與之傳於此見之矣惟晉文執衛侯為合義則別有善文

取邾田自漵水

以漵水為界補曰此本杜預也哀篇直言漵此加言水者文無所連單言自漵則意未足與梁山相似書

禹貢或言漵或言車辭也

車委曲隨漵水言取邾田之多補曰疏曰公羊以為漵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

至九月矣若大旱則必至六月九月
月零不得雨而後書與水異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夷儀

補曰夷儀衛地左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許翰曰知水災非特魯也○撰異曰夷公羊作陳後同徐彥曰左氏與穀梁作

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撰異曰鍼公羊作咸亦或作鍼唐石經作鍼

叔孫豹如京師

補曰左傳曰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齊城邾者國語云穀維鬪將毀王宮是城之由也蓋此年水

患特甚

大饑

補曰大饑由七月大水

五穀不升爲大饑

升成也補曰明此大饑之文與有年大有年相反卽莊二十八

年之大無麥禾也彼有諱文耳

一穀不升謂之饑

饑不足貌補曰韓詩外傳作饑廣雅作歉文選注引劉光注曰

饑不

足也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補曰爾雅毛詩傳並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

卽專大名失善則稱君之義故以未畢之辭責之疏曰何休廢疾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勾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君釋之曰士勾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案如鄭意以乃還爲惡乃復爲善則公子遂至黃乃復又爲惡之者彼以遂違君命而反故加畢事之文欲見臣不專君命與此意少異此旣善不伐喪又爲事畢之辭則是純善士勾故以未畢之辭言之文烝案鄭以還爲致辭不可曉還者將至國而未至也乃者亡乎人之辭說見僖三十一年然則爲士勾者宜柰何宜墀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爲墀於墀張帷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撰異曰嘉公羊作喜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公子嘉也

冬葬齊靈公

補曰晉士勾不成侵齊之臣子免於危懼故從時葬正例善晉而幸齊也

城西郭

補曰杜預曰魯西郭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地補曰此柯當云衛地

城武城補曰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此即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得澹臺滅明曰泰山南武城縣案此

孟子稱曾子居武城者也又謂之南武城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實一地文有詳略也其後謂之南城

田齊世家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是也漢書地理志作南成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

晉志乃復作南武城與杜氏此注同羊祜傳及宋齊隋志仍作南城又與哀十四年傳注同未知何者為正也武城即南武城亦即

南城顧炎武考之甚詳其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大戴禮盧辯注以曾子為魯之南武城人子羽為魯之東

武城人不足據史記平原君傳封於東武城非魯地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補曰速蔑之子孟莊子○撰異曰

速公羊作邀後同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補曰下魯伐邾渝盟非晉意故從書曰常例魯渝邾盟太速者皆曰

此亦從例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濕

○撰異曰濕又作濕左氏公羊作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撰異曰光左氏作黃後同案說文光从火在黃上古文作黃从黃聲古書光與廣通又與

枕橫通廣橫皆黃聲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補曰重發傳者奔而稱弟辭同義異故重舉不以屬

通之

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補曰疏

曰鄭釋廢疾亦云惡陳侯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

補曰黃震曰襄如晉而庶其以漆聞丘來昭如晉而牟夷以牟妻防茲來昭在乾侯而黑

肱以濫來三叛皆季孫受之為通逃淵藪者也呂大圭曰非公命不書自宣成以來書之政在大夫也○撰異曰漆左氏或作淶

以者不以者也

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非用兵之以故

來奔者不言

出舉其接我者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以地來嫌有異也

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補曰

君子於言無所苟此與昭五年言及者相對也昭五年傳解以解來奔解及又稱莒無大夫重地而目其人此亦應與彼同傳不於此言之者以邾畀我邾快之來奔直奔不以地來亦目而書之故不於此言重地所以容彼二文亦緣邾小於莒盟會皆在莒下言莒無大夫則邾可知也公羊曰邾婁無大夫左傳於莒掣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曰非卿曰賤賈服諸儒解之以為邾莒無命卿並合傳旨矣若然莒之來奔以重地而目之邾之來奔有地無地皆得目者邾與魯最為密邇魯視之不與莒同史書邾事較莒宜詳經皆因其舊也公羊說畀我快之奔曰以近書蓋謂邾近魯嚴顏舊說未可用也此叛也說在昭三十一年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補曰疏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類月日食據今曆法無類食之理但古或有之故漢

書高祖本紀亦有類食文烝案漢書高帝紀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行志同劉炫以來疑此事者多矣求諸日月交會之術則自漢至今諸曆家皆以百七十三

日有奇爲限必不得頻月食若謂古篆隸之遞變簡練紙之迭代傳寫致誤則不應二十四年及漢初其誤不約而同且古書何一非傳寫者辭亦遁矣若謂如陳侯鮑卒一事兩日而疑以傳疑則又不類夫甲戌己丑史本從赴日有食之乃據所見於經或可兩存於史不容一誤卽或誤視氛珥豈得遂筆諸書又不應似食真食頻月爲常而襄公及漢初之史同歸誤視且古之治曆者合朔之差則由平朔交食之道無容不知史必不以不食爲食而君子脩春秋旣正其朔亦必不於不食之食而不之正也石介曰天道至遠不可得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難矣予以斯言爲信○謂後月之食爲氛珥相侵此王夫之說猶金履祥以尹氏卒爲鄭尹氏卓爾康謂桓公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偶倒其文皆穿鑿無稽之言也汪曰楨語予曰食於古爲災變無推算之術故有誤視者愚以爲不然漢書天文志以日食爲大變月食星逆爲小變言曆紀推月食與熒惑太白之逆亡異足知曆所可推者不害其爲變也通典載鄭小同議所稱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曰蝕之北形於前此爲古有明法是確據也小同答以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是則沈約宋曆志所謂六家曆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孔穎達書正義所謂古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六曆皆秦漢之際假託者也曾子問論諸侯旅見天子諸侯相見入門廢禮之事曰食居一又有當祭而日食之文是則劉邵所謂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者也曾子問又云日有食之不知其己之遲數又云安知其不見星也是又聖人慎重之意雖有其術而弗論亦所謂知其不可知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某地日當云地闕

左傳曰綱樂氏也

庚子孔子生

補曰左氏無此文今本公羊多十有一月四字唐石經以下皆然據陸氏音義知公羊亦無十有一月其有者

乃別本之誤也上有十月庚辰朔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疏曰史記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也疏又以此文為傳所錄唐石經穀梁公羊經傳不可分段王裁曰要為作傳者所記非經語馬端臨以為經非是文烝案傳始本與經別行豈得於小大敵也之下突接此句不為傳體而為經體乎又豈得無月有日乎公羊之傳亦不得爾此蓋弟子既受經於聖人退而教授附記於經以標顯一家之制作穀梁子作傳時所據經已有此句公羊之經出於口授即是此本惟左氏別有傳授故其經無此句而獲麟後則有續經三年事也續經終孔某卒稱名恆稱也此附記孔子生稱子貴稱也凡王朝列國之臣自列士大夫以上通以子為貴稱大夫以上又稱夫子故書維詰曰子旦以多子越御事士相見禮曰某也夫子之賤私春秋列國所稱見於內外傳論語曲禮檀弓孟子者皆如此而魯衛齊言鄭之上下大夫其生既以子連氏其沒則多以子配氏諡孔子以魯司寇而稱子又稱夫子猶此例也孔門弟子面稱其師或曰子或曰夫子其私論之或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或言未有盛於孔子其追記師言或稱子或稱孔子皆從大夫之貴稱此與聘禮之某子為他國大夫之稱鄉飲禮射禮大射儀之某子為作酬及比耦之稱士相見禮之某子為述命之稱聘禮記士昏禮特牲禮之某子為告神之稱并諸稱吾子稱子者皆不同而同也唯論語檀弓稱二

三子稱三子者本是君稱羣臣羣臣相稱之辭而師稱羣弟子平敵相稱皆用之又陳亢於伯魚子貢桀溺於子路子路於丈人平敵皆面稱子此等通學士以下並為例之小變於是七十子以來學者所師皆稱某子學者亦稱某子於是孟子以來專以夫子爲尊敬之稱而平敵以下面稱通曰子幾與爾女無別世遂以子爲男子之通稱而馬融因誤注論語首句矣○何休曰時歲在己卯徐彥曰何氏自有長曆不得以左氏難之王引之曰何氏精於識緯識緯多用殷曆甲寅元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有謂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之六十二歲者則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由虞恭等庚申之說上推之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曆以爲甲寅則庚申爲戊戌己酉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由馮光陳晃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之說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曆爲壬申上六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壬子爲庚寅又上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辛丑則爲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孔廣森曰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文烝謹案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證以鄭君緯候之學文王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其明年改元數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又加以隱元年至此百七十一歲則自文王受命至孔子生凡五百三十一歲也左傳稱禽父事康王而史記魯世家伯禽以下有年數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十二年諸侯年表起共和元年以爲卽真公之十五年而武公凡十年劉歆三

統曆乃謂伯禽四十六年成王元年命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其引世家則陽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武公二年此張衡等所謂敬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者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沙隨補曰左傳曰復錮欒氏也時欒盈在齊○撰異曰左氏無滕子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勾卒

夏邾畀我來奔

補曰賈逵杜預以爲庶其之黨○撰異曰畀公羊作鼻案說文鼻引氣自畀也从自畀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補曰重發傳者無訟君之事而亦有及文

嫌異故也

及慶寅慶寅累也

補曰重發傳者二慶同族嫌又與箕鄭父異也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補曰不言復者弟者親貴之稱苟有位無絕理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晉地補曰疏曰欒盈先入曲沃後復入晉故云復入也

入者兵敗奔曲沃己有復入文故直云入曲沃不再言復入文烝案左傳稱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公羊謂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此疏所據也其實盈由曲沃入晉

經但記入晉耳其先之入於曲沃經所不論也以復中國之辭言之者盈帥甲入絳篡大夫位與復其位者同下殺著弗有之文非

晉復其位可知故不嫌也不言自楚自齊者二國無奉盈潛至啖趙是也兵敗奔曲沃直言入于曲沃不言以叛者亦以下殺著弗

有之文則叛可知春秋謹嚴語無贅設何休曰篡大夫位例時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

雍渝晉地補曰用者為下卒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本作雍俞云左

氏作榆穀梁作渝案今公羊亦作渝國語亦同或作離俞

言救後次非救也

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

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

北遙為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

致其本意補曰非救重發傳者聶北先言次此後言次嫌異也鄭
嗣以聶北爲本欲遙爲之援又以此文亦爲遂其意皆非也公羊
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此解最明白此文本當從
莊三年次郎三十年次成之例特以郎成是君將故直言次而不
言救明不得與聶北遂其意者同此是臣將臣受命救晉而不能
救不可以其不能救而廢所受之命故先言救以明公命後言次
以明豹之不能救也傳於聶北旣言非救又言遂齊侯之意此直
言非救不言遂其意明與公羊義同也曹伯襄之言復傳曰通王
命公孫敖之言如言復傳曰不廢君命不專君命公子遂之言復
傳曰不專公命彼數傳屢言之則此可知也何休曰惡其不遂君
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范注
本之救爲通君命則次爲惡豹自明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補曰紇許之子臧武仲左氏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服虔曰武仲非卿故不

書然則書奔不必皆卿也非卿書氏者紇本有氏而史書臧孫非例所卒則書氏無所嫌故仍史文也

其曰正臧孫

紇之出也

正其有罪

蘧伯玉曰

補曰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諡成子當夫子脩春秋時年近百歲論語記其使人

來蔡邕所謂蘧暖保生也

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必不見容補曰臧武仲不善處季孟之間至於出奔

故伯玉爲推本之論以爲武仲不能以道事君斯其所以出乎左傳載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夫子論其事伯玉論其理皆以武仲之知一時推重至目之爲聖人故聖賢互有評論也論語又曰臧武仲以

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則又論其奔後事也或謂伯玉平日汎論不指武仲如禮器引君子之人達耳此殆不然案論語稱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止則有去國之義故夫子嘗去魯矣伯玉亦再從近關出矣專之去則合乎春秋矣出奔亦何害於道哉

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

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為大夫補曰經惡之為弗有辭也稱人者眾辭例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補曰左傳例輕曰襲傳稱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孔穎達曰經不言遂者聞有他事故也僖

六年遂救許二十八年遂圍許亦聞有他事而言遂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言遂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襲莒亦不可書遂為聞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文烝案隔絕既多又伐晉已言遂不可復書遂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補曰羯速之子孟孝伯○撰異曰羯公羊作偁又作羯亦或作羯後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補曰案大水例時此及上伐皆不蒙月也水災成於七月故在七月下八月上以此知夏秋書大水者不必四月至六月七月

足下
也。不
二穀升謂之饑。
三穀升謂之饑。
四穀升謂之饑。
五穀升謂之饑。
六穀升謂之饑。
七穀升謂之饑。
八穀升謂之饑。
九穀升謂之饑。
十穀升謂之饑。

也年之大有諱無麥耳穀不升謂之歉廣雅不足貌又補曰選注韓詩外傳曰鎌

大饑七補月大饑由五穀不升爲大饑有成年也補年日相明反此大饑莊二饑文

其串特

叔孫豹如京師者補曰國語云魯人將毀叔孫氏之宮叔孫穆如周之聘且賀城齊城邾城

陳鍼宜咎出奔楚鍼曰或撰鍼曰唐鍼石公經羊作鍼咸

五目鼻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鐵夷

夷儀持補
○魯也
○儀衛地
○夷公傳曰羊將以伐齊水不流後同徐充許左氏曰知數梁災非作

公量侯朱公衛鄭伯曹伯畢伯晏伯嬰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月至九月矣雨若旱則必至六月也九